

高中一年级

根据教育部课程标准编写

ZHONG XUE SHENG

中学生

鲁迅

胡适

钱钟书

莎士比亚

歌德

托尔斯泰

策划：何强

拓展

TUO ZHAN
拓展

阅读

阅读

YUE DU

孙绍振 袁勇麟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学生拓展阅读

ZHONG XUESHENG TUOZHAN YUEDU

中学生拓展阅读

AN YUEDU

高中一年级

主 编：孙绍振 袁勇麟

编 者：游友基 倪宗武

辜也平 陈日亮

王立根 陈礼明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生拓展阅读. 高中一年级/孙绍振, 袁勇麟主编.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9
ISBN 7-80640-716-2

I. 中… II. ①孙…②袁… III. 语文课—阅读教
学—初中—课外读物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1427 号

中学生拓展阅读 高中一年级

主编: 孙绍振 袁勇麟

责任编辑: 郑咏枫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电话: 0591-7536724

印刷: 福州晚报社印刷厂

邮编: 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8.6

插页: 2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716-2/G·203

定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孙绍振

中国的语文教育当前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传统的语文教育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好像思想是现成的，语言与文字本身并没有自身的生命，其全部活力都从思想来。因而在语文教育中，往往集中在字、词、句、段、篇上，把充满生命的语言，变成了僵硬的工具。这不但与青少年的经验不符，而且与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脱节。加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引进了托福式的所谓“客观化、标准化”的考试模式，把复杂的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不加分析地当做机械的非此即彼的一、二、三、四的选择，遂使中国的语文教育陷入了困境，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围攻”。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语文教学的改革。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明文规定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把人文性提高到纲领性的地位。语言不再是没有生命的工具而是人的精神家园。语文教育同时又是人文教育。语文课的任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认字用词造句的训练，更主要是精神、情感、意志的熏陶，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语言的训练，而且是精神的、个性的、想象的、意志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标准的颁布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根据新的《标准》，目前各种语文课本正在编写之中，一些已经出现的语文课本虽然风格各异，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人文性。思想境界和精神丰富与语言的精致成为共同的追求。当然，目前已经出现的课本，还处于实验阶段，而且只有相当有



限的几家，日后将有更多不同风格的课本参与竞争。语文课程改革的前景无疑是良好的。

但是，由于课本容量的有限，而人的精神熏陶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光凭课内的阅读，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课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比之课内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我们编选这套《中学生拓展阅读丛书》，顾名思义，就是把课外阅读当做课内的延伸和拓展。所选文章，尽可能与课内有一定的相关性，有目的地提供链接，构成某种现成的或者直接和间接的可比性。全书的宗旨就是显示人文精神的无比丰富。

传统语文课本的一个缺点，就是过多地选入了抒情美文，不论是写景还是写人都以美化环境和人物为最高追求。本来这只是一种途径，但是，过多地耽于美化和诗化，难免给青少年一种错觉，以为文章包括诗歌的惟一法门就是美化和诗化的抒情。为了真正显示人文精神的无限丰富和多彩，我们特别强调了文章风格的反差，同样的、同类的题材，以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个性风貌、不同的价值取向为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当前语文课外阅读书籍抒情美文占压倒优势的现状，我们适当编选了相当数量幽默的（审丑的）和把学者的智慧感性化的（审智的）散文。我们想，这不但对于开拓青少年的心智和情感是有益的，而且对于训练其为文，在广阔的精神天地中，追求独特的个性化感受也是必要的。

为了突出显示本书的人文启蒙精神，我们在编选时，特别把相近的题材作必要的归类，如“生态散文”“字词新解”“青春独白”“家庭趣味”“精彩讲演”“旧日挽歌”“爱情宣言”等等。这样在形式上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免去许多检索之劳。

所有这一切，从选文到编排都与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学语文实

验教材相配套，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有时是相反相成），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有所触动，引发思考，甚至提出质疑，引起争论，当然也包括提出批评，这都是我们所期望的。

二〇〇二年八月



·
序
·

(148) 林奕华	目	录	(149) 王鼎
(178) 蔡 同			(179) 王鼎
(190)			(191) 王鼎

往事追忆

子规的画	[日本] 夏目漱石 (2)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黄永玉 (5)
三松堂断忆	宗 璞 (15)
寒天冷雨遥祭宗輿	[中国香港] 颜纯钧 (22)

生态散文

海岸线	[中国台湾] 洪素丽 (30)
随鸟走天涯	[中国台湾] 刘克襄 (38)

字词新解

魔鬼辞典(摘录)	[美国] 安·比尔斯 (45)
窗	钱钟书 (49)
瓦	钟 鸣 (53)
门	[美国] 克里斯托弗·莫雷 (57)
盐	[美国] 亨利·范·戴克 (61)
说“ring”	王 绯 (64)

青春独白

更为富有的一刻	曹明华 (69)
二十岁的坦白	程士庆 (74)



象棋的故事

- 下棋 梁实秋 (84)
棋王 (片段) 阿 城 (87)
黑炮事件 (选段) (99)

浩劫年代

- 忏悔 戴厚英 (104)
《芙蓉镇》选段 (108)

家庭趣味

- 生日礼物 [中国台湾] 林文月 (112)
老爹也在变 [中国台湾] 柏 杨 (117)
我们是如何过母亲节的 [加拿大] 里柯克 (121)
琉璃瓦 张爱玲 (126)
《克莱默夫妇》选段 (140)

名人自述

- 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中国台湾] 李 敖 (143)
阿索林是古怪的 [西班牙] 阿索林 (145)

言简意赅的随感

- 大题小做 邵燕祥 (148)
吃语集 (节选) 王富仁 (151)

精彩讲演

- 热血、辛劳、汗水、眼泪 [英国] 丘吉尔 (157)



- 人类一定会胜利 [美国] 福克纳 (159)
在诺贝尔的奖金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 ... [美国] 海明威 (161)
回答一个问题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 (163)

旧 日 挽 歌

- 子夜 (节选) 茅 盾 (167)
思旧赋 [中国台湾] 白先勇 (176)

杂 文 大 观

-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鲁 迅 (185)
诬告有益论 王 蒙 (188)
庄周买水 刘 征 (191)
半遮的魅力 魏明伦 (194)
球迷种种 方 方 (196)
假如俺是名人 李建永 (200)
旅游者的祈祷 [美国] 布切沃德 (202)

域 外 小 说

- 格列佛游记 (片段) [英国] 斯威夫特 (206)
生活的陀螺 [美国] 欧·亨利 (212)
华尔脱·密蒂的隐秘生活 [美国] 詹姆斯·瑟伯 (219)
我是猫 (片段) [日本] 夏目漱石 (226)

新笔记小说

- 女相士 孙 犁 (233)
收字纸的老人 汪曾祺 (238)

[导读] 文章虽题为“子规的画”，却不单单写“画”，而是由画落笔，由画及人，由人及画，是写画，更是写人。这种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很常见，但要用得好，却也并非易事。

子规的画

[日本] 夏目漱石

我只有一张子规^①的画。为了纪念亡友，我长时间地把它放在袋子里。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时简直时常忘记它的所在。近来忽然记起，觉得这样放置，若是有个搬迁挪移之事，稍一不慎，便不知会散失在什么地方。所以想立刻把它送到裱糊店里，裱一裱悬挂起来。抽出包装纸袋，掸去灰尘，打开一看，画还是按原来的样子，潮乎乎地叠作四折，放在那儿。在我的记忆中，袋子里除了画以外，什么都没有。可是，竟还从中发现了子规的几封信。我从中选出最后那封和另一封不知年月的短信。在两封信中间夹上那张画，把三者归拢到一块儿拿去裱褙。

画，是插在小花瓶中的关东菊。构图是极其简单的。旁边还加了注解：“把它看作行将枯萎的吧；把这笨拙的画技，看成疾病所致吧；如觉得我是在撒谎，你就支着胳膊肘画画试试吧。”从这个注解来看，他自己并不觉得他的作品很好。子规在画好这幅画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东京了。他是给这幅画题了一首歌寄来熊本的：“瓶生关东菊，菊花行将萎；君今在火国，不知何日归。”

此画挂在墙壁上，看上去实在令人感到寂寥。花、茎、叶和



玻璃瓶，仅仅使用了三种颜色。开花的枝上，只有两个花蕾，数一数叶子，总共才有九片。这孤寂的花草，笼罩在一片白色里，再加上周围是用冷蓝色画绢裱褙的，无论怎样看，也让你觉得心里冷冰冰的吃不消。

看来，子规为画这幅简单的花草，是不惜巨大努力的。仅仅三枝花，至少费了五六个小时的时间。画得极其仔细，一丝不苟。费这么大的劲儿，不仅病中需要极大的耐心，即使以他那作俳句、和歌时挥洒自如的性情来讲，也是个明显的矛盾。盖因他学画画之初，从不折^②等人那里听到画画必先写生的道理时，他便在这一花一草上，打算加以实践。不知他在画画方面，是忘记了使用他的俳句上已经谙练了的方法呢，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本领。

由关东菊所代表的子规的画，既古拙又认真。在文笔上，凭才力他是可以一气呵成的。可是一接触到画具，却忽然变得呆滞僵硬起来，笔锋畏畏缩缩，踟蹰不前。想到这里，我不禁微笑了。当虚子来看到这幅画时，他曾表扬说，正冈的画，这不是画得很好吗？我却不以为然。这画画得是那么单调而平凡，且又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劳动；凭正冈的头脑和才气，干这心余力绌而又用不着干的工作，从而泛滥着他那掩抑不住的古拙。其画虽古拙，却有其朴实稳重之妙，古拙而苍劲，严肃而认真。正象征着其为人之刚耿和愚直。如果说子规的画虽拙犹美，使人钦羡不厌，也许其奥秘就在于此吧。然而，毕竟由于他腕下缺乏挥洒自如之巧，手中无运笔传神之妙；不能下笔点睛，迅即勾画出幽香雅境来，因此不得不舍弃捷径，而苦心孤诣地搞他的涂抹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拙”字，对他来说，是怎么也难免的。

子规作为人，又作为文学家，是十分机敏的。在他的身上，

很难发现“拙”的痕迹。在我和他交际多年的任何时候，从未记得他曾有过因“拙”而被人讥笑的先例。甚至连一瞬间都没有过。在他死后即将十年的今天，从他特地为我画的一束关东菊中，确实欣赏到了他的“拙”相来。其结果，不论使我失笑，还是悦服，对我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兴趣的。只是这画却是异常冷落孤寂，凄寒袭人。如有可能，真想让子规为补偿这一冷落孤寂，把这一“拙”劲儿，发挥得更雄浑些。

(林怀秋 译)

(选自《文化咖啡座》，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版)

注释：

①正冈子规(1867——1902)，俳人、歌人，是漱石在第一高等学校念书时的同学，也是他的俳句老师。

②他们共同的友人，画家中村不折。



【导读】在作者看似轻松实则沉重，看似平淡实蕴深情的叙述中，我们仿佛重新翻阅一段历史，重新触摸一个历尽磨难的灵魂。是的，聂绀弩是“一部情感的老书”，“是用坚韧的牛皮纸印刷的”，值得我们去认真阅读，仔细感受。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黄永玉

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者也。

——袁宏道《徐文长传》

十年浩劫时，我最不老实之处就善于“木然”。没有反应，没有表情（老子不让你看到内心活动）。我有恃无恐，压人的几座大山，历史，作风，家庭出身在我身上没有影响，不成气候。

浩劫初期我倒是真诚地认了罪。喜欢“封、资、修”文学、音乐，喜欢打猎，还有许多来往频繁的右派朋友。这玩意恐怕至今还在我的档案袋里。江丰平反后回中央美术学院负责工作。有一次在我家聊天时，我提起过“定案”中有同情右派江丰、彦涵等人的材料，我在上面签过字会不会使一些人为难时，江丰说：“让它留在里头更好！”

到了浩劫中末期，曾要我认罪的那些“接罪”朋友们的“德行”也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灿烂地出现了，可真是今古奇观，妙不胜收。不要以为我看到这些大字报会手舞足蹈，喜形于色。

人生
格言

人的一生就是进行尝试，尝试得越多，生活就越好。

【美国】爱默生

那才不咧！我“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我“目眇眇兮愁予”，我“起看星斗正栏杆”。我世故之极，面对大字报，一视同仁，缓步而行，……心里呢？可确实痛快！好家伙！原来如此，这帮伪君子！我发现了自己，这简直值得从长计议，细细推敲。比起他们，我的天！我怎么忘记了自己是个好人？

从那天起，我开始感觉到记忆力的猛然恢复，一种善良意念在为我几十年来的师友们逐个的做着“精神平反”。用这种活动打发在“牛棚”里呆坐着的时光。

什么狗屁罪啊！

我的那些年长的，同年的和比我年幼的受难的师友们在哪里啊？你们在想什么？你们过得好吗？

想得最多的是绀弩。他咏林冲的两句诗：“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充实我那段时期全部生活的悲欢。感受到言喻不出的未来的信心。

绀弩明明年长我近20岁，30多年前他已不允许我称呼他做“先生”或“老师”了。“叫我老聂吧！为我自己，为大家来往都好过些。”他说。当时我年轻，不明白为什么免了一些尊称就会使他好过的道理。

见到他，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香港了，是1948年吧！有的先生前辈，想像中的形象与名字跟真人相距很远；见到绀弩，那却是极为一致。茂盛的头发，魁梧而微敛的身材、酱褐色的脸上满是皱纹，行动算不上矫健，缺乏一点节奏，但有一对狡猾的小眼睛，天生嘲弄的嘴角。我相信他那对眼睛和嘴巴，即使在正常状态，也会在与他人正常相处中给自己带来负担和麻烦。

诗人胡希明（三流）老人曾在我给绀弩的一张画像上题打油诗时也说到他的皱纹，可见皱纹是从来就有的：

二鸦诗人老聂郎，皱纹未改昔年装，此图寄到北京去，



吓煞劳工周大娘。（周大姐那时是邮电部劳工部长）

“二鸦”是“耳耶”的变声，“耳耶”是“聂”的分析，“耳耶”这笔名却是在鲁迅先生文章中早就看到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香港绀弩却用了很多“二鸦”的这个笔名。那时他在香港《文汇报》工作，也常在《大公报》行走。我那时在《大公报》和《新晚报》打杂做雇工。

解放前后他正在香港。那时候的香港有如“蒙特卡罗”和“卡萨布兰卡”那种地方，既是销金窟，又是政治的赌场。解放后从大陆逃到香港过日子的，都不是碌碌之辈。不安分的就还要发表反共文章。绀弩那时候的文艺生活可谓之浓稠之至，斫了这个又捅那个，真正是“挥斥方遒”的境界。文章之宏伟，辞锋之犀利，大义凛然！所向披靡，我是亲闻那时的反动派偃旗息鼓，鸦雀无声的盛景的。后来我还为这些了不起的文章成集的时候作过封面。记得一个封面上木刻着举火的“普罗米修士”，绀弩拐弯抹角地央求给那位正面走来的、一丝不挂的“洋菩萨”穿一条哪怕是狭窄的三角裤……我勉强的同意了。

1950年我回过一趟家乡，回香港后写过一套连载叫做《火里凤凰》的，说的是家乡凤凰县有如“凤凰涅槃”得到再生的报道。他看了说和1948年的那个连载《狗爬径人物印象记》一样有趣，要找朋友给我出版。现在想起来是的确按他的吩咐与其他杂文贴成一个本子交到思豪酒店的一间房间里去的。当然，现在才想起来，应该追究稿子的下落，但一切已经太迟了。

1950年，我爱人在广州华南文艺学院念书。我一个人住在香港跑马地坚尼地道的一间高等华人的偏殿里，高级但窄小如雀笼。朋友们不嫌弃倒常来我处坐谈。

绀弩会下棋，围棋、象棋我都不会，会，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爱打扑克，我也不会，甚至有点讨厌（两个人大概打不起来